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董雲中士開　參閱

劉文靖公奏議

奏疏　劉健

論崇佛老疏

劉文靖爲首揆凡疏多三老共之謝文正奏議亦見于此矣而朝寄尉戢之甚明

佛老異端、聖王所禁、中世人主、崇尚尊奉者、未必得福、反以得禍、載在史冊、其迹甚明、我朝之制、雖設僧

道錄司而出入有淸規齋醮有定數未聞於宮闈之內建立壇場聚集僧道有如此者蓋 祖宗宮禁之制至嚴至密雖文武大臣勳戚貴人不得輒入豈可使胡羯邪妄之徒羣行喧雜連朝累日以腥羶掖庭驚動 寢廟 祖宗法度一旦蕩然其爲聖德之累不小矣若謂 聖祖母太皇太后在上必欲曲爲承順以祈福壽則 皇上修建宮殿不日而成問安視膳無間朝夕純誠至孝通于神明自 天降祥有願必遂豈必假異端之術于宮禁之制然後爲孝哉伏

望速頒嚴詔將所建番壇即時撤去各寺胡僧盡行斥出使宮闈清肅政教休明臣等日直禁垣職專輔導平居無格正之功臣事乏規諫之益此等詔旨不得與聞尸素之罪萬死莫贖今事出倉猝不暇從容論列不勝待罪俟命之至

論票擬疏

臣等仰見　皇上委任腹心愼重機務開決壅蔽防閑漏泄之意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正爲此也臣等俱以庸駑謬承簡任

輔導無狀尸素有年　聖諭下臨捫心知感竊惟內
閣之職所以承德弼違獻可替否輔佐朝廷裁決政
務與百司庶府職掌不同中間事情誠為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諮訪論議或親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
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論以為常制臣等
不暇遠引且如　宣宗章皇帝屢幸內閣御座所在
至今臣等不敢中坐　英宗睿皇帝視朝將罷不時
面召李賢　憲宗純皇帝亦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或
遣司禮監太監如牛玉懷恩一二人到閣計議　上

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
机密如此下人安可不慎
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此臣等耳聞目見者也因循
至今事體漸異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　天顏雖
司禮監太監亦少至內閣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
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至臣內閣有陳
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知太監太監乃達
至御前至於謄寫之職例委制勅房中書一二人臣
中翰亦宜選士人為之且此廉而謹畏清流不肯小為耳
等雖時常戒飭而經歷太多耳目太廣豈能保無漏
泄宜如有　皇上所諭者臣等自當滌慮省躬盡忠

補過以副　聖心但內閣文書多係機密凡事關得失利病職在輔導不敢阿順緘默未免有所陳奏緣臣等不得楷書字畫鈍拙恐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以聽　聖裁其餘仍乞容令中書代寫臣等亦當申嚴戒飭勿致漏泄　皇上若有諮議仍乞照　祖宗故事或召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　聖意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漏泄實為便益

論虜情疏

酌處虜情

虜寇犯邊日久朝廷命將出師到彼已踰一月未聞（先朝閣臣邊將更易皆以擬請近乃云閣臣不宜與聞邊事何也）出奇制勝少挫賊鋒諸將怯懦無謀不足依仗誠如聖諭但今武職大臣亦未見有才勇超卓可當重任者乞再降勑切責陳銳等令其奮勇設策務圖成功其大同總兵官王璽怯懦尤甚衆心不附恐終誤事乞以遊擊將軍張俊代之卻將先任遊擊將軍劉淮代俊統領遊兵庶克有濟臣等又聞賊勢漸向東行目下正在宣蔚地方乞令都督神英統領京營官軍五千作急前去卻令陳銳等移兵前來宣府會合劉

殺賊兵威振舉可挫賊鋒臣等愚見如此伏乞聖
明裁處其一帶邊關襄城伯李鄘都督李澄張晟各
統領官軍前去防守已奉成命仍乞令兵部促之前
去不許遲延誤事

論財用疏　省節財用

延綏達賊擾邊王師久駐糧餉缺乏上厪廟議屢遣
廷臣而計無所出開中引鹽則鹽法已壞商賈不前
鬻賣官吏則名器徒黷實用亦寡鄰方糴買則貨輕
脚遞運送艱難至如附近空運民已不堪逃亡相繼

外患未除而內地先弊夫官軍一出輒已闕乏如此設使經冬及春賊勢不解不知何以給之一方用兵尚且窘急如此況遼東虜勢大張邊患大作湖廣貴州軍旅繼動不知何以應之臣等每思至此食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省於平日豈能驟集於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光祿寺支費增數十倍各處織造降出新樣動千百匹顯靈朝天等宮

以冬瘠之發動芥偷兩猶然若此內庭猶節難六也

泰山武當等處修齋設醮費用累千萬兩太倉官銀存積無幾不勾給邊而取入內府至四五十萬宗藩

貴戚求討田土占奪鹽利動亦數千萬計他如土木工作物料科派傳奉官員俸錢皁隸投充匠役月糧布花歲增月益無有窮期財用之匱率由於此當緊急闕乏之時猶不為儆省節縮之計將至大壞極弊莫能救藥其為禍患何可勝言向來大小衙門陳言會議事有干礙內府及親王貴戚者無問可否槩令照舊臣等屢嘗因事規諫雖荷優容未盡采納伏願皇上念國計之艱憫民力之困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仍敕各衙門凡

有救荒革弊之策。蓋一具奏特賜准行。其事關財用者尤加之意。則邦本既固。國用自饒。內治自脩。外攘自舉。而區區夷虜之患。不足慮矣。

論軍功疏　陞賞軍功

有旨令擬陞賞搗巢功次。欲將奮不顧身二百一十員名特陞署職一級。臣等看得兵部三次議擬。極言軍功陞職。必論首級。係　祖宗定制。彼處所獲首級止於三顆。今擬陞七人。賞四千餘人。其奮不顧身等項。又比賞加賞。已為過厚。足以激勵人心。若又陞職

者之

不獨惜一時之費實爲不

太濫則恐將來軍前俱各傚尤冒報敢勇當先奮不

勅之官

顧身等項以圖僥倖陞職誰肯著實向前殺賊弊端一開末流難塞此誠爲國大計若臣等苟且阿順則是該部爲朝廷守法而臣等職在輔弼乃反壞之罪無所逃以此不敢輕易伏乞 聖明採擇

言時政疏

時政節財用公賞罰

近因各處災異伏蒙令各衙門將緊要事情具聞所司必能仰體 聖心備陳利害臣等職在輔導凡事關君德者不敢不言竊惟人君之德以勤儉爲本以

剛斷爲用此天下古今不易之論也且如視朝奏事舊有定期日漸遲緩其視聽事重何候人難臣等已嘗屢言不敢再瀆但人心之志氣多在清晨譬如常人之家家主早起則子孫僮僕無敢偷安況人君爲宗社生民之主百司庶府觀視意嚮少有寬縱則互相倣傚怠政誤事習以爲常伏願 皇上益勤政務每日務明視朝辰未時兩次奏事則朝政肅清事無壅滯又如經筵直講 聖學所關講學必久然後理有定見而異端邪說不得以惑其聰明心有定繫而

嬉遊玩好不得以移其志慮近年每次開講不過三四日而止雖具虛文何益之有伏願　皇上益勤講學除節假及大寒暑外每日朝退時暫屈　聖躬俯容進講庶義理明著至治可臻財用者國之急務近年國計空乏民生窮困皆以織造工役料派頻仍冗食濫賞費用無度而內外齋醮歲無虛日以赤子之膏血塡無端之口腹病民蠹國爲害尤甚伏願　皇上敦行節儉於凡一應冗費痛加裁省庶民命少蘇邦本永固賞罰者國之大柄近年賞不當功罰不當

罪。貪緣冒濫者。雖無寸功。有求必得。姦貪怯懦者。罪雖極重。亦得幸免。日甚一日。不知底極。皆緣　上有不忍之心。下多姑息之政。以致此耳。伏願　皇上益加剛決。斷在不疑。賞必加於有功。無功者。不得以濫及。罰不及於無罪。有罪者。不得以苟容。則公道大行。天下咸服。若有司論奏事件。俟至日尤願詳加省覽速賜頒行。以荅　天心。以消變異。天下幸甚

論崇佛氏疏　　諫崇釋氏

近蒙發下釋迦啞嗒像。令擬御製贊。臣等竊惟帝王

之文章制作。必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所贊頌。惟可施於古昔聖賢。如宋太祖之贊孔顏。高宗之贊七十二賢。史冊載之以為美事。若釋氏乃夷狄之教。稱為異端。而番僧全無戒律。尤濁亂聖世之太者。自胡元之君。肆為淫佚。信其蠱惑。始加崇重。及天兵掃盪。無益敗亡。可為明鑒。本朝雖有宣德十年御製西天佛子像贊。彼時 英宗新立。在幼沖。輔導之臣。不能開陳正道。上啓聖聰。實難辭責。仰惟 陛下重道崇儒清心寡慾。即位之初。斥遣番僧。禁絕私習。海內聞之

罔不稱快近因災異修省禮部陳言闢異端一事特

頒詔旨自有斟酌中外臣僚方傾耳拭目以觀　聖

政若親製贊辭識之御實以裝飾胡鬼流播夷方國

體所關誠非細故臣等素讀孔孟之書惟當以堯舜

之道事　陛下若曲爲承順以希容悅負君誤國罪

不容誅伏乞　聖明特垂鑒納收回前命吾道幸甚

論時政疏　時政

竊聞天下之事未有不以勤勵而興亦未有不以懈

怠而廢是以自古聖明之君兢兢業業不遑暇食誠

知夫創立之難，而覆墜之易，故雖當天下極治之日，而不敢有一毫驕怠之心。驕怠一生，則威權下移，姦弊滋積，政刑舛錯，災異荐臻，而禍亂之作。理有然者矣。恭惟　陛下，聰明仁厚，　聖質天成，卽位之初，百度一新，遠近歡戴，大有為之君也。邇來勤勵之志漸異於前，每日早朝，不過數刻，而起鼓或至日高，宮中奏事，止得一次，而散本或且昏黑，侍衛接本之人，筋力疲憊，不得休息，百司庶府之事，文書壅滯，不得施行，一事之決，動逾旬月，一令之出，隨輒廢弛，羣寮玩

習、視以爲常、如此而欲久安長治、保無禍亂、恐亦難矣、臣等屢嘗言之、雖荷優容、旋復如故、夫禍亂未形、固宜不見信、若禍亂既作、誠恐悔亦無及、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懼、不能自已者也、且晝勤而夜靜者、天道之正、晝作而夜息者、人事之常、故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宴息向晦、此古昔之明訓、雖聖哲亦不能違也、

陛下思

祖宗創業之艱、念臣民仰望之切、體晝動夜息之理、慎上行下效之机、順精養神於暮夜宴息之時、奮發勤勵於旦晝清明之際、視朝聽

政省覽萬幾一如即位之初守而勿替則威權在己
姦弊不生刑政自清災異自弭聖治可保於無疆矣

論聖政疏　法聖政

竊惟天下之事有輕有重有緩有急得其序則治不
得其序則亂而所不當爲者弗論也夫事之重且急
者不過親賢愛民賞功罰罪而已近將以來奏事之
期日漸遲晚散本不及禁門已閉內外章疏動經累
月甚者或延至半年或終留不出因循積習遂以爲
常仰惟　皇上於聲色貨利無所嗜好宮禁嚴密臣

等所不敢知。但恐佛老鬼神之事。有妨　聖政耳。夫神之所當祭者。不過　天地　宗廟　社稷山川及古昔聖賢而已。其禮有時而不妨於政。其用有節而無害於民。若佛老之教。邪妄不經。空虛無益。蠹政病民。非所當務者也。竊關寺院宮觀齋醮無時。佛書道經刊寫相繼。甚者或累歲掛袍於千里之外。或白晝散燈於大市之間。朝野傳聞無不駭異。夫寵尚僧道。則親賢之禮疏。耗費錢糧。則愛民之意闕。以方便爲仁厚則冒功求進者得蒙濫賞。以慈悲爲寬容則壞

此等皆消人借以消果敢之心剛殺之氣

法失機者得逃重罰是當急者反緩當重者反輕凡政之弊皆由於此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蓋謂當祭之鬼也而況非所當祭者乎老子亦自曰明王在上其鬼不神蓋謂邪之不能以干正也而況爲吾聖人之教者乎伏願 皇上法孔子之正言原老子之初意洞啓 聖聰奮行乾德以萬幾爲重務而速賜施行以異端爲蠹政而不勞 聖慮務使紀綱大震德化旁通下結人心上回天意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也

諫造塔疏　罷止造塔

上得公此疏即命罷止益見孝廟納諫之美

臣等仰惟　陛下聖明不意有此舉措聞命驚惶夜不能寐竊念佛老鬼神之事無益於世有損於民臣等已嘗累陳不敢多瀆今舉其明且切者言之前代人主信佛者無如梁武帝而餓死臺城宗社傾覆信道者無如宋徽宗而身被拘囚斃於虜地本欲求福反以致禍史冊所載非臣等所敢妄言在　祖宗朝僧道有定員寺觀有定額不過姑存其教未嘗妨政害民所以治天下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今寺觀

相望、僧道成羣、齋醮不時、費資無算、竭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勢窮理極、無以復加、夫以　天縱聖明、洞見物理、乃空府藏而不惜、竭民膏而不恤者、蓋謂其能祈福消災、庇民護國也、近年以來、災異迭見、南畿浙江湖廣陝西諸處大旱、人民失所、江西各府、盜賊縱橫、廣西土官、侵占地方、四川番夷、擾害邊境、達賊在套、復圖寇掠、禍患之多、難以枚舉、不知其所祈者、何福、所消者何災、護國庇民、其功何在、今者造爲延壽之名、上惑　聖聰、而　陛下信其游說、輒與施行

嘗聞堯舜之壽。皆過百歲。當時未有僧道。未有塔寺。不知誰與延之。　陛下德合天道。政協民心。則和氣致祥。聖子神孫。自可享萬萬歲無疆之壽。何假于僧道塔寺之力哉。若建塔造寺。果可以祈國家之福。延君上之壽。則臣等雖家出資財。身就工役。亦且為之。何暇與之校論是非。稱量利害。但決知其無是理爾。祖宗朝間有塔寺之舉。但當時官有餘財。民有餘力。雖終無益。亦未大損。今內庫急缺段匹。太倉銀數漸少。光祿寺行買累年賒欠。各邊糧草所在空虛。災傷

地方餓死盈途。逃亡相繼。賑濟官員束手無措。尤爲窘急。而塔寺之費動以數萬。若省修建之財。爲賑濟之用。即可以活數百萬生靈之命。豈非祈福延壽一大功德哉。且民之病遠在天下。陛下恐不得而聞。軍之病近在目前。乃陛下所親見。今班操官軍。歲少一歲。正以各項工役。累力賠錢。寧犯官刑。苟逃性命。朝廷屈法容恕。差官催督。尚未肯來。若又聞此大役。則今歲春班到者益少。堂堂京營。無人操備。設有不測。陛下誰與守哉。臣等每思弊政之來。不能力

赧慙懼交併今事關撰述若苟爲承順以上累　聖
聰下妨治化則臣等身自墜之誤國之罪雖萬死不
足贖矣伏望　陛下大奮乾剛特收成命將前項塔
寺即爲停止其敕書免令臣等擬撰　宗社幸甚

疏上亦隨得報罷

諫崇道士疏

諫罷道士誥命封號

今早司禮監傳旨賜閱臣等所擬真人杜永棋等誥
命封號久不進呈臣等竊惟異端之不可信及誥命
封號之不當與近嘗具奏已詳但誥命之典朝廷所
以獎賢勵能雖師保大臣必待三年考稱無過乃得

頒給。今永棋等即與誥命。不知其何賢何能。而反重如此。至於封號。尤爲非禮。恭𥙷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而此輩封號。乃多至十八字。虛辭濫譽。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之所褒獎。儒臣之所擬撰也。臣等荷蒙簡任內閣。不能弼正闕失。而坐視邪妄之徒。妨政壞俗。死有餘愧。若又阿容撰述。則今日所爲與前日所言。自相背戾。何以上格君心。此臣等所以展轉逡巡未敢仰承明命者也。臣愚以爲此等誥命。待三年後

頒給封號、即令停止、庶幾國體不失、而名器不濫矣、

論火災疏　　修德弭災

切見邇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庫火、番經廠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前日清寧宮之災、爲異尤大、臣等目擊、實爲寒心、竊惟古之聖王、未有不遇災而懼者、或避殿減膳、或責己求言、修治政事、明正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本朝　列聖以來、具有故事、誠今日所當舉行者也、臣等又恐議者或以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

之說罪不容誅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死有餘責或以爲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適足以褻天或以爲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弊適足以長惡向來姦佞之人每用此說熒所謂君子過與而小人過從而存也惑聖聰妨蠹聖政以致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挾制畏罪避禍箝口結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此猶今敢耶今幸天道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察前

非然餘慝未盡宿弊未革雖　聖仁廣大始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以此異警動淵衷此正　皇上奮發勵精一新庶政之時也伏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事斷在不疑毋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弊政並加採擇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實　宗社生民之福也

禦虜安邊事宜疏

禦虜安邊事宜

一大同出戰軍少京營官軍到彼止可助爲聲援不

若邊方生長之人，習諳戰鬭，合無就於彼處除已在兵籍外，其餘不分舍餘鄉民人等，但有勇力可備出戰者，多方選募，照依正軍給與糧餉，并盔甲器械馬匹，每人仍賞銀二兩或三兩，養贍家口，令其隨軍調度，庶幾人樂効死，事克有濟。一大同馬匹，倒死數多，兵部雖曾俵給，尚不勾用，況給與馬匹，亦多不堪騎戰，聞彼中馬匹亦有可買，合無將太僕寺馬價銀，運送三五萬兩前去，就彼收買，稍寛價直，出榜召商，則人皆趨利，各處馬自至矣。一大同草糧不敷，近雖已

准開中引鹽緣近來鹽法廢壞商不得利上納者少恐不濟事今無將太倉官銀再運一二十萬兩前去召商中納糧草以應急用一彼處武職官員生長邊方多有勇略過人者但為資格所拘一時不能超拔合無著總兵等官用心訪察但有才勇可用者不拘資格隨宜取調領軍殺賊仍一一具名上聞以備簡擢一彼處將官畏怯退縮誤事者多僅有一遊擊將軍張俊謀勇頗聞近又能以寡禦衆合無特寫一敕前去獎勵以勸有功一兵部原擬再選京營官軍一

萬員名令都督李澄孫肯統領以備後援臣等訪得二人皆非統馭之才恐不勝事近有取回都督神英原任大同總兵頗諳彼中邊務堪領前項官軍合令兵部再行訪求如神英者一人以備任用庶不誤事

一京師天下根本京營官軍扈衛　宸居所係至重今團先選一萬員名聽征此外精銳數已不多近該各官建言查選營衛軍士以實行伍事無急於此者伏望　皇上軫念　社稷大計速賜施行庶不臨時誤事

一京營坐營把總等項官員勝任者少在外衛

所武職或有可用乞令兵部廣詢博訪不拘資格但有才勇可取者疏名具奏以備任使一各處守邊官員有因誤事降級帶俸差操及爲事罷黜者中間多係曾經戰陣諳練邊事之人合無令兵部通查送赴軍前立功其有才堪領軍者就領軍殺賊一近日兵部奏准招募軍士號令已出應募者少今京城內外官無名籍之人甚多合令兵部設法挨查但有年力精壯原無名籍在官者取具貫址明白收充軍役庶得營伍充實一虜寇變態不常近聞大衆拆牆入我

邊內進營駐劄雖大同附近州縣城堡消息與城內猝急不能相通若必待彼奏報然後處置誠恐緩不及事合令兵部選差慣騎鋪馬諳曉軍事之人三五日一次前去探聽星馳回報庶邊情易達事機不誤

一虜衆入境久駐肆行搶掠我軍未能少挫其鋒合令總兵等官詢訪彼處諳練邊事之人從長計議多方設策或招募敢勇掩其不備直擣巢穴設伏出奇乘其零散相機截殺務使痛遭挫衂畏威遠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李　雯舒章
顧開雍偉南恭閱

劉文靖奏疏

疏

劉　健

災異論新政疏

酌論新政

今年自六月以來，陰雲蔽翳，天雨連綿，京畿內外，民舍傾頹，田禾渰沒，日復一日，爲患未已，臣等官居輔

漠職在燮調憂切于中至忘寢食仰惟　陛下嗣登
寶位聖德格天而陰陽盛微其端可畏竊聞陽主剛
健陰主柔弱陽主開明陰主暗昧人事下乖天道上
應必然之禮也自古帝王及我　祖宗列聖繼世更
化必大有興革以新天下之耳目繫天下之心志昔
在　先帝初年加裁濫設汰冗食罷工役止貢獻放
鷹犬出宮人凡百　聖政固已傳之天下即當載在
史書近者　陛下登極詔條一出中外臣民歡呼動
地想望太平但各該有司視為泛常不即遵奉經今

兩月之上內外多餘官員未聞查減其職俸乞陛
等項未聞查革何人諸如此類未易枚舉政壅于上
而不得行民望于下而不得遂此陰陽所以失調雨
暘所以不順也如軍器鞍轡二局各門各馬房倉廩
及各處分守守備等項內官舊設有數今添至幾倍
朝廷養軍養匠錢糧萬萬足供其使令豈可不減文
武官員中有曠職僨事虛糜廩祿者豈可不斥內官
管監匠官御用等監畫士多至數十百人濫授官職
濫支俸祿皆剝民膏脂以供無益豈可不革內承運

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立竭。承領之人。豈無侵尅。本庫內官。自請查筭。豈可不查。司鑰庫收貯銅錢亦數百萬。託稱內府關支。其實置之無用。若洪武等錢不行。則新鑄弘治通寶。亦為虛費。豈可不用。今特旨批斷者。照舊不動。查例來看者。展轉不行。則其弊政。皆難除革。詔書所載。盡為空言。天下之耳目將何以新。天下之心志將何所繫。至如內苑之珍禽奇獸。且無筭。宜盡放之。以省食用之資。宮人一事。近在掖庭。非外官所得干預。

恐先朝舊宮或有年歲老大及多餘名數不惟妄費供給抑且不免怨嗟亦宜疏放或縱令寧家或從便嫁遣以大布好生之德上延和氣之祥是皆國家要務新政所當先者惟聖明俯垂采納事干宮禁則斷在不疑責在有司則嚴加催督其有未盡事宜令所司查奏處置務臻實効不事虛文庶可以調和陰陽化災爲福宗社臣民之慶也

金闕玉闕眞君祀典疏　　革除濫祀

今月十七日冬至節靈濟宮祭金闕眞君玉闕眞君

奉旨遣尚書李東陽行禮臣等切有愚悃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佛老二教聖王所必禁儒者所不談中世
以來正道不明人心久溺如秦始皇宋徽宗好仙漢
楚王英梁武帝好佛唐憲宗仙佛俱好求福未得皆
以得禍載在史冊事跡甚明若靈濟宮所奉二眞君
乃南唐徐溫二子知證知諤謹按正史所載徐溫養
子知誥簒偽吳王楊氏諸子皆爲節度使知證天死
知諤病死五代石晉時無故立廟稱之爲神國朝雖
仍廟宇然亦止稱爲眞人令道士供奉香火成化末

年加爲上帝禮官失職不能規正。先帝初年。革去帝號。天下傳聞。以爲 聖政。貞君舊稱。尚未盡革。至于神父神母仙妃。皆是僭叛家屬。濫冒美名。尤爲非禮。每歲三大節。分官祭祀。不知何時復遣內閣儒臣。臣等初承遺命。未敢固違。因循至今。勉强從事。恭遇孝宗皇帝崇儒訪治。舍己聽言。方欲具奏論列。而龍馭上升。徒深悵慕。近者文華殿所供佛像。有旨見新。今臣等撰文祝告。臣等以爲事關治体。據禮上陳。荷蒙 聖斷。即時撤去。仰見 陛下聰明正大。遠過百

王善推所爲雖堯舜之治不難致矣靈濟真君生爲叛臣死爲逆鬼而冒名僭禮享祀無窮惑世誣民莫此爲甚臣等讀聖賢之書當勸　陛下行帝王之道心知邪僞而身與周旋則講讀者皆成虛文輔導者更爲何事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縱使有之亦須誠心對越乃能感格臣等心既不信誠從何生强使驅馳雖祭無益若先師孔子遣祭舊規臣等自當竭誠奉命其一應寺觀祭告自來並不干預伏乞　聖明洞察俯聽愚言將前項祭祀通行革

罷免今臣等行禮 先帝華蹤于蒞政之初 陛下
華祭于嗣位之始傳之後世于前有光庶祀典不愆
治体無累而臣等瘝官失職之咎亦少逭于萬一矣

內侍隨駕疏

蒲獄侍從

時劉瑾設不回天下鎮守所用數十人各有借貸
進貢時事小變矣

竊見去年 聖駕看牲及將享 太廟內官內使隨
從數多今年大祀郊壇從者又多數倍臣等歷事
累朝見帶刀披甲等項內官甚少宣德正統前尤少
祖宗深意蓋以敬天事神爲重不敢過爲夸耀且執
事給役自有定額服食供給亦有常限不可過爲冗

濫故也今祭　太社耕籍田幸太學等禮在通社稷
先農壇地方窄狹文武群臣守衛執事自有該用人
數國子監先師庭庭不過數丈出入門巷不過數尺
太學師徒不下數千百人伺候行禮填塞擠雜尚恐
不容若增添內侍置之何地乞勅司禮監查照正統
以前舊制定為名數不使仍前混雜庶國体清肅人
無窃議臣等又見每日常朝駕過文華殿隨從之數
漸亦增多內府各監局題本僉書官姓名或至七八
十人或至百數十人伏覩先朝每遇登極之初必一

簡選今則但問陞擢不計年資品級新舊累積賢否
混雜光祿寺傳辦卓面日逐加增已至七八十卓承
運等庫關出賞賜各該衙門役使人匠不知幾何蟒
龍玉帶內府乘馬不論其數耗竭財用壞亂名器未
及一年已至于此仰惟
皇上春秋鼎盛將隆億萬
載無窮之祚此處何以處之況自本部書查革冗濫
文武官員俱曾革去數百各門倉庫及各處分守守
備等項內官照舊不動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道臣
等因嘗論奏奉旨准行因循至今其弊愈甚臣等謬

膺顧命叨任腹心日夜憂惶莫知所措不敢不昧死盡言尤望 皇上大奮乾剛特施睿斷將前項冗官通行裁革非分賞賜服色盡行追還使制度光復于祖宗詔令不失于天下實 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

論初政紛更疏 初政紛更

臣等俱以庸愚遭遇 先帝委以腹心臨終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託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匡持未敢輕易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

路、白日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前後相仍、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困、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譏謗公行、變亂黑白、人怨于下而不知、天變于上而不畏、竊嘗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恭惟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多改、迄于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

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于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于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惜、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言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俟數

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嘗聞宋儒朱熹有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今勢窮理極已至于斯若誘顧命之名而不盡輔道之實因循玩愒竊祿苟容則旣負　先帝又負　陛下不但取譏當世亦將貽笑方

來用是共瀝愚誠上塵天聽伏乞　聖　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玆重任少逭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年則　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

三事疏

票擬三事疏

昨司禮監送出戶部兵部吏部都察院各一本傳示
聖意令臣等擬斷臣等據理論事皆不可行遂一從公擬票上請又蒙發下不從所議臣等情意迫切謹昧死爲　陛下陳之今鹽法之壞極矣譚景清等肆

行賄賂假公營私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沮壞新政累妒后之聖德論其情罪死有餘辜況皇親之家既自辭退家人引且此商人者已不相干朝廷乃信其巧言曲爲庇護寧廢國法誤邊計而不顧。此不可者一也。軍法之壞極矣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次當先二項舊制俱不該陞。況經侍郎等官覈實京軍戰居陣後無顯功無明證姓名差譌。多寡不一依擬給賞。已爲從厚乃欲陞近弊陞冗員至于數百其買功賣功事覺置對者。皆小官賤人。又以

特恩宥免使奸人得計法令不行壞名器糜廩祿皆不之恤此不可者二也刑罰之壞極矣神英侵賣官馬賊餘千兩爲監督等官所劾下巡按御史勘實而乃占恡其子不甘就鞫欲并釋其家人自來武臣無敢玩法抗上如英比者英縱有微功亦當别爲議處若遁免究問止令罰俸堂堂朝廷不能制一武夫何以控御天下威服夷狄此不可者三也選法之壞極矣御用監書篆缺人吏部奉旨考選送用今乃令已斥人員遁送本監考較優劣不信銓衡而信寵幸

祖宗舊制恐不如此光命欲傳奉者奉部裁革。曾不幾時而遽開此例則匠官術士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祇詔書爲故紙。其所關係亦非細故。此不可者四也。凡此四者、或該部掌行、或會官議奏、朝廷任賢圖治、責在有司、不宜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以一二人之邪說。廢萬世之公論。況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盜賊縱横、夷虜猖獗。財匱民窮、怨謗交作。內外臣僕、方且持祿固寵。乘机作弊、排忠直如仇仇、保

奸邪如骨肉。日復一日。愈甚于前。禍亂之來。恐亦不遠。臣等受知　先帝。久侍青宮。叨任腹心。實同休戚。近者或旨從中出。略不與聞。或有所議擬。竟從改易。似此之類。不能悉舉。而事窮勢極。責亦難辭。若顧恤身家。共爲阿順。則欺君誤國之罪。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矣。所有前項四本。不敢別議。謹將原票封進。若以臣等迂愚。言不足信。則當乞身避位。以讓賢能。

再具自劾疏　再具自劾

昨日臣等具奏自劾。奉　聖旨臣等切切爲治之心

已知悉所言事待斟酌行其悉心輔導如故臣等
聞命驚惕愈不自安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
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必處常而不失其身任重
而不負其託然後可以無愧若徒曠官尸位而假委
質之名不能扶顛持危而冒託孤之寄斷乎其不可
竊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淸宮御榻
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
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　陛下嗣
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近數月

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臣等叨冐寵榮憂慚無地今不敢縷數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託皇親奏討殘鹽而乃曲爲庇護寧使務藏空虛邊餉匱乏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銜銓破敵三次嘗先一項舊例俱不該陞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職爲人情視爵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僉書守門及各處添設分守守備等官奉旨裁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又選入千餘至于

蟒龍玉帶濫賞無算此政令之失三也御用監書篆缺人乃令韋退人役遞送本監考校凡匠官術士之查革者皆將倣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部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帶領人役騷擾地方畿民困苦已極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皇親家人妄奏畿民侵占田土微爲出給駕帖提解來京鎮撫司鞫問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牽連負累破家蕩產冤苦之聲致傷和氣此政令之失六也韋興

齊玄蠱惑先朝，盜空府庫，罪大惡極，一則貪緣分宗
累劫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
刑典，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
各倉軍斗，俱經奏准，查赴團營，及各衙門乞留，仍復
照舊，麇營伍之籍，供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
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
庫內官，自請查筭，竟爾不行，司鑰庫銅錢，該部累奏
支用，展轉推延，至今不發，此政令之失九也，饒州滋
崙，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之失十也。

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若涓埃之力少有所裨犬馬有知猶當報德况主少國疑四方多事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忠不足以格君才不足以濟世智窮力竭日甚于前向者臣等所陳奏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事有未行令所奏聖諭云待斟酌行是必言無可採乃使之照舊輔導亦不過仍前失職而已 先帝赫赫之靈臨之在上

豈欲其目輔導之虛名而蹈曠廢之實咎如此哉臣等再二籌度夙夜靡寧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聞之古人亦有明訓與其身自壞之不若讓之能者用是備瀝愚衷再伸前請伏望　聖明俯垂洞察諒臣等為國之心非由矯飾正臣等失職之罪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難為之事庶可以上回天變下慰民心承　先帝付託之隆保　宗社基業之重矣

講學疏　勸講學

竊聞自古帝王未有不資講學以成其德者書稱學

千古訓乃有獲、詩稱學有緝熙于光明、皆言君之不
可不學、而學之不可不勤也、仰惟　皇上嗣承大統
日新　聖學今年二月二日、肆開經筵、次日即允、臣
等日進講讀、中外臣民、莫不忻忻相慶、以為　聖德
之光明、聖治之熙皞、實基于此矣、然自開講以來不
時傳旨暫免、計一月有餘進講之數纔得九日而已、
孟子曰、雖有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以今計之、則寒之者又不能知其幾何也、且
中間暫免之日、多以兩宮朝謁為詞、近又云擇日乘

馬臣等愚以為乘馬等事似與講學兩不相妨至
于 慈宮問安往來不過頃刻 太皇太后 皇太
后俱以宗社為念見 皇上勤于講學亦必喜動顏
色今以頃刻之問安而廢一日之學業恐非所以慰
慈顏承尊意也竊惟先帝臨終之時特召臣等至御
榻前面受顧命最後重加丁寧謂東宮聰明但未知
好學先生每常常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玉音
在耳死不敢忘近又蒙 聖諭令臣等盡心輔導重
切戰兢竊惟輔導之職勸講為先而今曠怠如此將

安所蓋其心哉此臣等所以憂惶慚惧不能自已者也伏望
皇上念
祖宗付託之重與臣民仰望之切惕然自省日勤聽講除舊例假日外其餘尋常之日不暫停免使臣等得以少効涓埃庶幾
聖德日隆聖治可保矣

災變修省疏

近因災變叠見伏蒙
陛下恪謹天戒諭令臣等同心修省凡興革事宜諸司自當開具奏請臣等職專輔導事關君德者不敢不昧死上陳竊惟自古人君

必以勤敬爲德怠荒爲戒經書所陳史冊所載昭然可見也伏覩近日以來視朝太晚免朝太多奏事漸晚游戲漸廣茲當長夏盛暑之時經筵日講俱各停止臣等愚昧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獸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鬭不祥之象不可施於宮禁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襍於前則聖賢義禮何由而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

苦而莫使政事弊壞而不救其所關甚大臣等寔切
憂之切見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以至禁門房柱之類各有摧折
燒燬比之四方奏報者事體尤重天心示警蓋已甚
明伏望　陛下惕然省悟奮發乾剛恭己敬德勵精
圖治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幾
之暇將舊日所進講章直解不時省閱以開廣聰明
窮究理義凡諸司所開利弊詳加採納斷在必行庶
可以消弭災變導迎和氣上回天意下慰民心誠國

家萬萬年之福也、

變賣鹽引疏

祖宗舊制、鹽法本以備邊、近來奏討數多、成法盡壞

先帝深知其弊、特令該部查處、臣等親承面命、議擬

施行、而　龍馭忽升、事功未就、恭遇　皇上渙頒明

詔、痛革弊端、特令大臣、分投清理、天下傳誦、稱爲聖

明、奈何清理之使方行、織造之命隨下、生財之源旣

塞、蠹財之弊復生、臣等若坐視不言、依阿順旨、不惟

負　先帝面託之重、亦且虧　皇上新政之明、前勑

決不敢擬寫，況太監崔杲奏討引鹽，不過變賣銀兩，若戶部支與價銀，尤為省徑，若仍給引鹽，聽其支賣，必夾帶數多，向來作弊射利之人，因而附搭，則鹽法之壞，愈甚于前，清理之官，始為虛設，東南困敝之民恐生不測，西北兵荒之急，何以應之，臣等之憂，有不止此，伏望收回成命，止照該部原擬給與價銀織造，則公用不乏，鹽法可行，

黃陵岡塞河功完之碑　　河功

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為二，一自祥

符于家店經闗陽嶠德至徐沛入于淮一自荆隆口黄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所至壞民田廬且勢損南北運道　天子憂之嘗命官往治時運道尚未損也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而荆隆口一枝尤甚遂决張秋運河東岸併汶水奔　于海由是淤涸漕舟阻絶　天子益以爲憂復命都御史臣劉大夏治之旣而慮其功不時上也又以摠督之柄付之内官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鋭俾銜命以往三臣者乃同心協力以祗奉詔命遂自張秋决口視潰决之

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涸之跡以北至臨青衛河地形事宜既悉然以時當夏半水勢方盛又漕舟鱗進口南因相與議曰治河之道通漕為急乃于夬口西岸鑿月河三里許屬之舊河以通漕舟漕舟既通又相與議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荊隆等口又在黃陵岡潰夬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滎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滎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

于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岡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即以其方面統之按察副使臣張鼐都指揮僉事臣劉勝分統荊隆口按察僉事臣李善都指揮僉事臣王杲分統黃陵岡臣興臣銳臣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群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築臺捲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為最難塞是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荊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岡之東

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恒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决之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